

古今尺牘大觀
上編五



古今尺牘大觀 上編

第五冊

目錄

論理類

談佛

晉譙王尚之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晉習鑿齒又與謝安書稱釋道安

晉釋慧遠遣書通好鳩摩羅什

晉釋慧遠答桓玄書

晉釋僧肇答劉遺民書

宋范泰與司徒王弘諸公書論道人踞食

宋謝鎮之重與顧歡書

宋釋道高重答李交州書

宋釋慧義答范泰等書

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

唐韓愈與孟尚書書

唐白居易與濟法師書

辨駁

漢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晉劉臻妻陳璆與妹劉氏書

宋何承天答宗居士書

齊竟陵王子良與孔中丞稚珪書

梁失名氏代陳司空答貞陽侯書

梁王偉爲侯景報齊文襄書

陳徐陵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尙書令求還書

陳徐陵答周處士弘讓書

唐駱賓王答員半千書

唐韓愈答呂鑒山人書

唐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

唐劉蛻諭江陵耆老書

雜論

周荀卿爲書謝春申君

漢繒它與楊王孫書

漢楊貴報祁侯繒它書

蜀秦宓與王商書

吳大帝別咨諸葛瑾

吳大帝報陸遜

齊周顒與何點書勸令菜食

晉王胡之與庾安西箋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

梁陶宏景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唐張說與鄭駙馬書

唐元結與何員外書

唐柳冕答徐州張尙書論文武書

唐柳宗元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唐柳宗元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唐柳宗元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唐柳宗元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唐柳宗元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唐劉禹錫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唐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唐陳商貽太常博士書

唐沈亞之與馮陶書

唐沈亞之與孺顏上人書

唐劉巖夫與段校理書

唐皮日休移元徵君書

唐司空圖貽王進士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上編

第五冊

杭縣 姚漢章
張相 纂輯

論理類

談佛

晉譙王尙之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孔周。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敍。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腍。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摧而陳。使割然有證。祛其惑焉。

晉習鑿齒又與謝安書稱釋道安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

晉釋慧遠遣書通好鳩摩羅什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間。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律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

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坐爲著之。并天澆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

晉釋慧遠答桓玄書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

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尙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

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尊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晉釋僧肇答劉遺民書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

風屈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服像雖殊。妙斯不二。江山雖紆。理契卽鄰。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旣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歎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爲欣慰。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佇之勤。爲日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壤。無由寫敬。致慨良深。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卽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茲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毗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宮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嚶嚶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

阿毗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奇新。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話之際。常相稱詠。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惘悵何言。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興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遊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德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間詳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耳。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以此爲懷。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之異乎。疏曰。談者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意謂妙盡冥符。不

可以定慧爲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羣數以息。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在聖不殊也。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理極同無。旣曰爲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極。而有定慧之名。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稱也。若稱生同內有稱。非同。若稱生同外。稱非我也。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應。會無不通。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羣數之應。亦何爲而息邪。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不自有。故聖心不有。有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何者。夫有也。無也。心之影響也。言也。象也。影響之所攀緣也。有無旣廢。則心無影響。影響旣淪。則言象莫測。言象莫測。則道絕羣方。道絕羣方。故能窮靈極數。窮靈極數。乃曰妙盡妙盡之道。本乎無寄。夫無寄在乎冥寂。冥寂故虛。以通之妙。盡存乎極數。極數故數。以應之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虛以通之。故道超名外。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因謂之有者。應夫真有。強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爲而無所不爲。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豈曰有而爲。有無而

爲無動而乖靜靜而廢用邪而今談者多卽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隅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卽真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不捨故妙存卽真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卽真非無知也故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此攀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請詰夫陳有無者夫智之生也極於相內法本無相聖智何知世稱無知者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靈鑒幽燭形於未兆道無隱機寧曰無知且無知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所以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怕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邪若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何則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

有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非謂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非無。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庶參玄。君子有以會之耳。又云。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唯照無相邪。爲當咸覩其變也。談者似謂無相與變。其旨不一。覩變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然則卽真之義。惑有滯也。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若如來旨。觀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一心見色。則唯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唯空。非色。然則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是以經云。非色者。誠以非色於色。不非色於非色。若非色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若以非色於色。卽非色。不異色。非色不異色。色卽爲非色。故知變卽無相。無相卽變。羣情不同。故教迹有異耳。攷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真僞殊心。空有異照邪。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覩變動。不乖無相之旨。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嘗不無。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以此而推。寂用何妨。如之何。謂覩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恐談者脫謂空有兩心。靜躁殊用。故言。

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耳。若能捨己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一虛，曉至虛之非無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撫化，未始爲有也。聖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理？又云無是乃所以爲真是，無當乃所以爲至當，亦可如來言耳。若能無心於爲是，而是於無是；無心於爲當，而當於無當者，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爲患耳。何者？若真是可是，至當可當，則名相以形美惡，是生生奔競，孰與止之？是以聖人空洞其懷，無識無知，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爲之境，處有名之內而宅絕言之鄉，寂寥虛曠，莫可以形名得，若斯而已矣。乃曰真是可是，至當可當，未喻雅旨也。恐是當之生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夫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尋迹所不能迹。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庶通心君子，有以相期於文外耳。